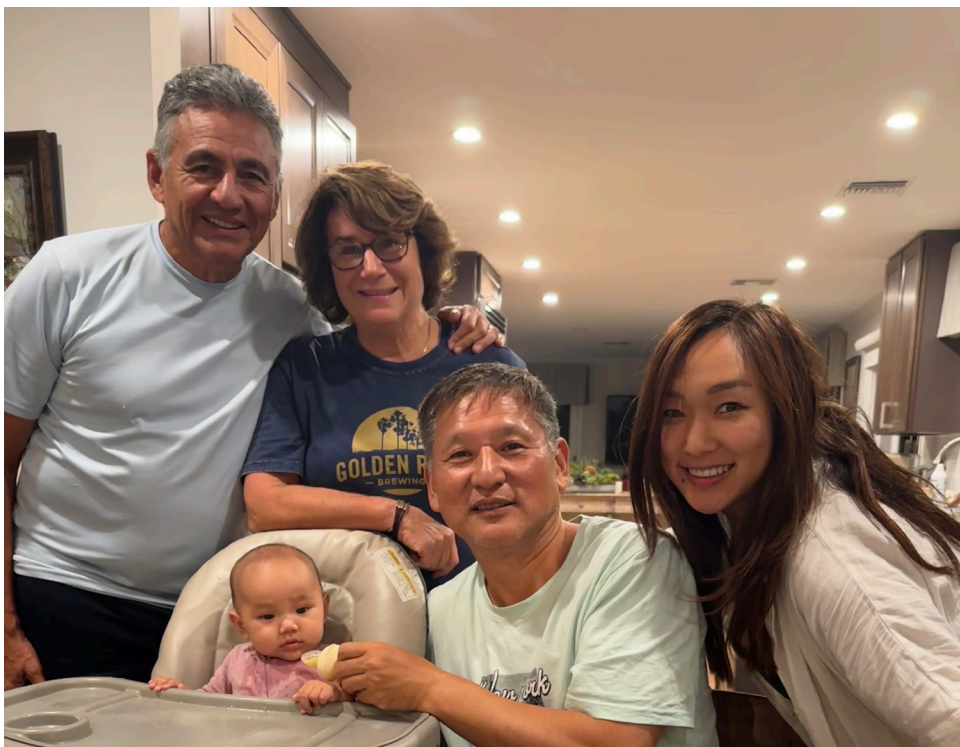


兩位爺爺的協奏曲

圖文／張允雄



「金不笑，銀不笑，見到孫兒哈哈笑！」這句俗語總讓人聽了就莞爾一笑，尤其是奶奶們常說，平時板著一張臭臉的爺爺，只要孫子孫女一來家裡，馬上從沙發上跳起來迎接貴客。

孫女 Zoe 的誕生為我們帶來無比的喜悅，然而她身處遙遠的洛杉磯，為了能經常看到她，我這位新手爺爺終於開設了 Instagram 帳戶，由於過去沒用過 Facebook 或 Twitter 等社群軟體，許多功能讓我一頭霧水，但為了可以看到 Zoe 的可愛模樣，我不恥下問，現在除了追蹤和觀看外，在每則貼文底下也會給愛心、留言。

親家 Raul 也是 Zoe 的忠實粉絲，女兒 Alison 嫁過去一年後生下 Zoe，這個小女嬰至少擁有七國以上的血統：親家 Raul 來自薩爾瓦多，外祖父是義大利人，而從他的姓氏 Zavaleta 顯示其祖先來自西班牙；親家母 Debbie 則是德國、英國和亞美尼亞的後裔。

Raul 是第一代拉丁移民子女，他的父母先到美國打工，存夠錢後才把四個孩子接來住。在這段骨肉分離期間，身為老大的 Raul 擔起了一家之主的責任，在老家每個月收到父母寄來的生活費，他必須守住每一分錢，才能確保弟妹們都有飯吃、有書可讀。

那一年他才15歲。

我對Raul的生平了解頗多，甚至可能比他的子女還清楚，因為我有閱讀親家寫的Newsletter（電子報）。除此之外，我們每週都會視訊通話，這個安排最初是為了讓我學習西班牙文，但後來有太多事情可以聊，「學語言」就變成了「純聊天」，話題從美國大選到台海危機，從彼此創業經驗到遺產安排。在這一個小時的通話裡，通常是我對Newsletter內容的提問。



Raul的Newsletter主要分成三個部分：「生命故事」（Life Lessons）、「危險地帶」（Danger Zone）和「生活感悟」（Musings）。由於「危險地帶」談的是他對時局的觀察和想法，而我對政治不太感興趣，因此鮮少主動討論，但對「生命故事」和「生活感悟」非常有感，在這兩個部分，我想聽到更多的細節，以及文字深層的想法與價值觀。

前面提到起先是為了學西班牙文，這個動機源自於我對拉丁民族的好奇。

2000年時，我從多倫多飛去古巴旅遊，對於加拿大人來說，古巴有點像泰國，是一個性價比很高的旅遊勝地。那時候哈瓦那的消費低廉，老舊的街頭宛如電影製片廠，但我們的復古卻是他們的真實生活。馬路上淨是雪佛蘭、別克、凱蒂拉克，這些老舊的古董名車之所以滿街跑，主因是哈瓦那曾是美國富人的度假勝地，後來因為被美國制裁導致國家陷入窮困。在參加當地一日遊的旅行團時，見到同行的加拿大夫婦拎著一個大包，裡面裝有許多糖果或文具類的小禮物，當吉普車行經鄉間小路時，他們沿途分送給伸手乞討的小孩，或者抱著嬰兒站在路邊的媽媽。

儘管如此，老舊的哈瓦那依然散發著神秘的魅力，海明威的《老人與海》就是在那個時空下誕生的。我們按圖索驥光

顧哈瓦那的知名酒吧，感受海明威抽雪茄、啜飲 Mojito 和靈光乍現的時刻。哈瓦那是個慵懶又充滿魅惑的城市，走在街上經常會有人眨眼睛，男女老少都有，旅遊刊物說街上很多流鶯和牛郎，這些友善的笑容到底是習慣還是另有所圖，至今我仍沒有答案。

我喜歡哈瓦那這個城市，更確切地說，我喜歡這裡的人。華人「人無遠慮必有近憂」的執念，在這裡似乎找不到市場。在當時的古巴，微醺的旅人隨時都能看到有人在公眾場合跳 Salsa，如果圍觀的觀光客不急著離開，熱情的古巴人也會邀請跟著他們一起同樂。

離開古巴時我只帶了一瓶萊姆酒和一個陶瓷人像，萊姆酒是 Mojito 的基酒，摘下幾束後院瘋長的薄荷，再加上檸檬、白糖和冰塊，海明威的「靈光乍現時刻」就能複製出來。至於陶瓷人像，是一個黑皮膚的胖女人，她包著頭巾，嘴裡叼著雪茄，袒胸露肚地坐在街頭上。覺得她極具代表性，展現出我所喜愛的拉丁民族的自由奔放感，不受拘束、不侷限於規

則的自由狀態。每次看到她，我就從愛操心的華人父母轉為拉丁模式。

當我表明自己想練習西班牙文的會話時，Raul 說他可以幫我。

有人說「在加州只說中文也能活」，這句話是對也是錯，雖然難以否認的是，如果只待在華人區，日常生活沒有太大問題，但如果談的是融入或競爭，不會說英文的人，除非是已「財務自由」，否則通常只能待在社會底層，這個現象也適用於解釋只會說西班牙文的狀況。十九歲初來乍到美國的 Raul 會的英文非常有限，但為了幫父母撐起一家子的生活，他得在短時間內把英文學好。他的「Life Lessons」中提到自己曾當過木工學徒、挨家挨戶推銷《百科全書》、在當鋪裡擔任小助理、直到大學畢業後在跨國公司工作，是一路打怪升級的過程，造就了現在的他。

跟 Raul 在事業上的打怪升級相比，我的歷程充滿了天使與好運。年輕時我在美國讀書，畢業典禮都沒參加就回台工作。當時的想法很簡單，我想活得輕鬆些，與其待在別人屋簷下，何不當個鍍過金的海歸？這觀點雖然粗糙，但綜合許多留學生的例子，我的想法也不是毫無根據。留在美國確實需要更努力，尤其因膚色問題所引發的紛爭與不適感，必須



靠更加卓越的表現，情緒才能不輕易受影響。

Raul 在電子報上寫到自己因外貌被當成 Amigo（墨西哥人）並在職場上遭敵意對待的故事，但他後來以實力證明了自己，並且獲得了同事們的尊重。我曾經問碰到這種事情的感受，但他似乎沒受到太大影響，這些因為新移民身分被欺負的過往，彷彿對他來說都是「小事」。

移民美國前 Raul 就是市足球隊代表，因為這個優勢他順利拿到 UCLA（洛杉磯加利福尼亞大學）的獎學金，並且擔任足球校隊隊長。聊到跟夫人 Debbie 的認識過程，Raul 說他們是不同年級也不同科系的學生，有一天練完球，他在空無一人的食堂吃飯，Debbie 在快打烊時才出現，她端著餐盤過去與他同坐，這是兩人的初次談話。我傻傻地問 Raul：「那麼多空桌子，她為什麼偏偏選跟你坐？」Raul 露出有點克制又想炫耀的表情說：「你要不要幫我問問 Debbie？」

Debbie 的父親擁有麻省理工學院博士學位，經濟和社會地位都相當不錯。母親是專收西班牙裔的小學老師，聽到女兒要嫁給拉丁移民有一百個不願意，於是小情侶開啟一場家庭革命。隨著時間堆疊和相處經驗的累積，這個白人家家庭也慢慢妥協並接受。Raul 非常爭氣地在跨國公司升到高階主管，並在醫療檢測領域中被相中提拔。創業的過程中曾在瑞

士開展業務，回到印第安那州後創辦了幾家公司，工作之餘，也在許多社區組織擔任要職或志工。名人歐普拉說：「卓越是擊退種族歧視的最好方法。」這句話，在 Rau 身上完整的體現與應證了。

Rau 在事業上的成功是毫無懸念的，但聽他分享如何經營異國婚姻的故事時，我嘆了一口氣說：「如果你們的故事發生在我和我太太身上，大概早就放棄了吧。」

經營異國婚姻需要更高的智慧，因為文化和價值觀的不同，如果沒有清楚的目標和有效方法，許多人很難堅持下去，更遑論獲得周邊親友們的支持與理解。譬如拿「華人替女兒坐月子」這件事來說，如果都住在同一個城市，問題比較容易處理，但若是遠嫁到美國，媽媽們就會擔心各種問題，如中藥能不能過海關。有類似經驗的人說，當海關人員問來美國的目的時，媽媽們不要說「為女兒坐月子」，要回答「visit my family (探親)」比較不會被刁難，或許你會想「幫女兒坐月子不是天經地義

的事嗎？」，但這就是價值觀的不同，華人媽媽伺候女兒坐月子，在美國海關卻被懷疑來打工賺錢。

那年在女兒的歸寧家宴中，我請 Debbie 說幾句話，她以最質樸的語言說：「自己在婚姻中有許多『OK moment』」。因為這句話會很好用，尤其是當夫妻或家族成員意見相左、情緒激動的時候，她學會深吸一口氣緩和下來，然後以一句「OK」，讓事態暫時停止升溫，或許這也解決不了問題，但至少問題不會惡化到不可收拾的地步。



幫忙翻譯時，我感觸良多。「OK」就表示「自己認輸」嗎？從生命經驗中我學到，其實「OK」是一種損害控管，因為事情和情緒都會變化，問題僵持不下的時候，忍耐能把事情看得更清楚或者更長遠一些。Debbie真的是「大心」的人，這個移民家族在立足於美國的過程中，無論是公婆、阿姨、小姨子、小舅子等人或多或少都需要協助，我猜想負責開口的應該就是Raul，當時的Debbie一定有很多掙扎，但她選擇支持丈夫，那些可以吵翻天的家務



MR. & MRS.

Zavaleta

11.11.22

事，就在一句「OK」後繼續生活。

華人父母的確比較容易操心，尤其是看到子女與夫妻吵架的時候，總會想辦法幫他們解決問題，但孩子都大了，替他們擔憂除了於事無補，有時也會變成兒女的負擔。電視劇或現實中常見女兒回娘家哭訴的戲碼，在她聲淚俱下地控訴夫家的種種不是時，娘家的人恨不得拿把菜刀去質問。但女兒所陳述的都是真的嗎？在那些雞毛蒜皮的爭執中，她有試著說過一句「OK」把事情緩和下來嗎？人生的許多憾事皆因不對等的資訊而起，唯有心平氣和才能把事情看得更清楚。

無論是英雄惜英雄，還是每週例會頻繁相處使然，我和Raul已成為無話不談的家人，每次造訪美國，都住在Deddie爸爸留下來的宅院。在這個位於半山腰上的房子，上下兩層共有五個房間，前後大花園掛著小瀑布，從客廳陽台即可俯瞰整個洛杉磯市區，晚上甚至還能欣賞迪士尼的煙火秀。親家這幾年下重本翻修，除了新建了一個給三位孫女玩的遊樂區，在旁邊又蓋了一個打坐冥想的空間。

我們去加州跟親家同住時，白天雖各自忙碌，但到了下午Raul會邀我一同戶外健走。有一次遇見一位華人鄰居，由於他的大狗跟我家的拉布拉多很像，我趨前用中文交談了幾句，事後Raul跟我說這名鄰居不太搭理人，跟她說hello也不回應。我沒多做解釋，但心想也許是對方沒有自信，也許是沒注意到，也許是因為害怕些什麼……，有太多可能的原因而造成這樣的結果。但這世界很大，這點小事，想起來就說兩句，想不起來也就算了。

Raul的一生都在扮演火車頭的角色，家庭

到事業皆如此。他的小事應該多如繁星，如果為了別人的不禮貌就想很多，這樣的日子是沒辦法好好過的。健走到晚餐之間是放鬆時間，Raul的吧檯毫不馬虎，紅酒、白酒、威士忌到伏特加，

應有盡有。晚餐後興致一來還能唱個卡拉OK，他甚至把這項活動搞得非常專業，據他說在印第安納州的另一個家，自己所辦的卡拉OK派對已經打響名號，許多退休的朋友都爭相報名參與。我問這些朋友都是什麼人，Raul說有



鄰居、教友，還有一些商界朋友。Raul 今年七十二歲，他仍在幾個機構擔任董事，目前也還在當企業顧問。

我問：「在家開派對是很大的工程，Debbie 願意配合嗎？」Raul 說以前不太樂意，但漸漸地她也慢慢喜歡。然而這個答案我不能只聽一方的說法，得要當事人說了才算，畢竟 Debbie 體內沒有流著拉丁人的血液，在上父母公婆的需要幫忙、下有四個孩子得看顧，要操心的事情多如牛毛，要能隨時能放下出走，在哈瓦那街頭唱歌跳舞的功力，不是想學就能學的。

由於語言隔閡，Debbie 跟公婆的溝通有限，四個兒女跟祖父母的互動應該也不多。常聽到上一代無法跟兒孫溝通的故事，尤其是兒女住在國外，生活壓力和價值觀不同，就算有機會回台探望，面對無法溝通的孫兒，「金不笑，銀不笑，見到孫兒也難笑！」更何況還有那些傷感的故事，是子女離婚後，孫兒被另一方帶走，雙方從此再也見不到面的遺憾。

一周歲的 Zoe 每天都在變化。跟我在一起時，Zoe 說的是「鳥鳥」、「狗狗」，輪到跟 Raul 相處時，Raul 會抱著她跳 Salsa。我的名字出現在 Raul 的電子報中，而 Raul 也悄悄地把拉丁人的價值觀植入我的世界裡。我每天持續用 App 學習西班牙文，準備差不多就找 Raul 練習。我漸漸體會到，原來學習一種外語除了與人交流，更是學習一種觀點或解決問題的方法和態度。「能解決的事，不必去擔心；不能解決的事，擔心也沒用。」這句話出自達賴喇嘛之口，然而真正的實踐者卻是拉丁人。





去年我們兩家子一起在洛杉磯過年，Debbie 鼓勵 Raul 跟大家宣布好消息，原來是 Marian University Indianapolis（瑪麗安大學·印第安納波利斯）準備頒給 Raul「榮譽博士」這個頭銜，時間是2025年的5月。哇！一位十九歲到美國的薩爾瓦多移民，因為他的成就和為社區的諸多貢獻，獲得了當地人們的認可。他的兒女也許很習慣看到父親的成就，但對我而言，這不是一個人偶然的故事或成

就，而是 Raul 大半輩子的努力、機緣、自制和運氣才有今天的碩果。榮譽博士比一般博士更難獲得，是被一群教育家認可才能授予的殊榮。愛默生說，成功就是獲得聰明人的讚賞，這句話用在這個時候再恰當不過了。

台灣週五晚間十點、洛杉磯的早晨七點，在雙方視訊通話中，我聽到 Zoe 起床的動靜，我傳了簡訊給女兒，請她把 Zoe 抱到 Raul 的辦公室跟我們說話。這是 Zoe 第一次跟兩位爺爺同時講話，她透過螢幕看見我，叫了聲「爺爺」，然後轉頭過去叫 Raul「Papa」。有幾分鐘，Zoe 用很困惑的

表情盯著螢幕看，似乎在思索著要用英文還是中文跟我們對談。有人說「養一個孩子需要一個村子的人」，我可以預見，以我和 Raul 的共同目標與毅力，Zoe 將來至少會講英文、中文和西班牙語。這個擁有七國以上血統的孩子，將會浸潤在愛與智慧中，欣賞著兩位爺爺共同創作的協奏曲。